沅湘耆舊集前編

往歲余陳臬以皖時湘皋方
興修安徽通志余見其操
筆嚴慎心識之閱歲來藩
南楚湘皋亦歸就學博以所
撰訂楚寶一書來質余且爲
之序刊風行海內矣嗣余去

楚省年從黔中移節重來
湘皋復以重訂楚寶求序會
余有江右之
命未果歲正而湘皋遣其子以為姪赴
朝試迂道過章門叩其行篋則
所訂之書在焉閱之詳審精

豁凡原書罅漏紕繆者無不彌
補駁正於是楚中數千年之文
獻秩然若不可徵比歲余復奉
來楚湘皋書余三蒞此邦與楚人
有緣也復申前意夫古人文
章經濟炳於當世者哉以文而

韜晦之久則必復發其光亦其人之精神不散也其間又必有力能闡顯者起而任之而其人亦因以不朽湘皋之一冷官乃於其鄉之巨人長德遺言緒論兢兢愛護惟恐或失既捃

訂此書復纂輯資江耆舊沅湘
耆舊兩集其表章先哲不遺
餘力如此余以是歎渚宮雖次
之典荊衡雲夢之奇不隨湮
沒又歎湘皋之生為不偶其用
力勤而收名遠難不顯於時矣

傳於後無疑也故即其請而
復爲之序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春平
月長白裕泰序并書

湖以南水屬貢也九江國策
曰五渚實則沅澧資湘四水
而下資流長且大其力可獨
達洞庭而稱名則不及沅湘
之著湘皋居資上游乃綜
其地之賢士大夫與其布衣

野老士女方外凡有詩可采
者輯為一編名曰資江耆舊
集起自明代至近日為卷六
十為人四百一十有一為詩四千
四百有奇先是陶文毅澍雕
於金陵文毅亦資産也頃湘

皐以其書來質且乞余言余謂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尤樂書數語以弁簡端閱湘皐筆來又輯沅湘耆舊集將成其表章先哲不遺餘力如此望僅資江

之光又豈僅沅湘之華哉
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秋七
月長白裕泰序并書

沅湘耆舊集敘

湘臯學博輯湖南詩爲二百卷既成以示余湘臯資產也先是與陶文毅公有資江耆舊集之刻文毅亦資產也既乃湘臯更推而廣之爲沅湘耆舊集富於前數倍湘臯之志抑亦文毅與湘臯相往復之志而未就者也湖湖南之水入洞庭者雖曰九江而東則湘水爲宗西則沅水爲長舉沅湘而湖南之水盡之四方之人知有沅湘不知有資

今文毅既已煇煌

天蹤遐邈

宸翰光耀宇內矣四方之人因資江以思沅湘其神往於澧蘭沅芷之間者當不知何如昔太史公南浮沅湘而其

文疏宕多奇張燕公柳子厚入岳永而後文章悽惋激發得江山之助況乎生長其間涵泳於山川鍾毓之靈者哉顧前明至今五百年來湖湘之間名流著述不知凡幾而遐溯前徽風雅之道闇焉未彰豈其時沅湘蘭芷之芬鬱積而未發與抑亦修實者不求聞又乏表章之人而零落於故紙陳篋之不知收拾者多與其事鉅則任之者難文毅公盡一生之功名才知一發其奇於山水之間湘皐盡垂老之精力一發其奇於文字之勝其功足與山水相敵而湘皐一官落拓宦橐蕭然掇剔零縑碎錦於數百年後荒江寂寞之濱其力為尤難也吁此荊楚之詩所以歷數百年而未有表見於世與是集之成上自公卿下及閨闥

方外多者百餘篇少者數韻可謂發幽鬱於千秋振楚騷之遺響矣至於才藝區分流品攸別則又因詩以考其人論其世覩其出處師友之故得其性情心術之微而於孝子忠臣高人逸士尤惓惓三致意焉回憶昔時寓居京邸與文毅濟鐙旅館每爲予誇資水之勝文毅既善談山水而吾鄉之山水又適足動羈居旅客文人墨士之思於是溯洄於梅嵎黄峽芳夙薿川閒思一往讀其地之人之詩以遇其人於山水之外今乃合沅湘數百年之孝子忠臣高人逸士於茲集中遇之又有非前日意料所及者序此以志吾楚之盛抑爲四方之士讀吾鄉耆舊集者幸也此集斷自明初聞湘皐一往情深又將由明而上溯之以寄

其桑梓之情於不已然則吾鄉孝子忠臣高人逸士之幸
又豈有涯量乎哉道光二十三年春三月善化賀熙齡

刊沅湘耆舊集成因取兒子琮歷年所輯洪永前諸家詩甄綜詮次始自晉宋暨於元代上而公卿下逮韋布旁及閨閣釋道之流與夫仙鬼謠諺之說皆附凡得三百三十家有奇詩二千二百三十餘首名曰沅湘耆舊集前編年代縣邈闕逸必多就其所見裒而存之亦離騷以後懷麓以前不可缺之典矣間有考證僭附琮案武子註經不廢凱語長源修史亦用孝註老將眊及蒙稚何知向望大雅君子諒其顓愚指其謬舛是所厚幸云道光二十有四年歲次甲辰秋七月新化鄧顯鶴識於朗江講舍

目錄

卷第一

詩鈞　　蔣寅

卷第三

李賀州郃六首　　于進士鄴四十八首

張迥一首　　陳光三首

劉贊一首

卷第四

李校書羣玉四十三首

卷第五

李校書羣玉一百一十一首

卷第六

胡從事曾一百六十二首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方外名釋

大易一首　法振二首
清江一首　無可五首
名添一首　可朋一首
曇域一首　修睦十首
元會一首

卷第十一　方外名釋

釋皎然十九首　釋貫休十一首
虛中四首　棲蟾八首
栖巖一首　乾康三首

卷第十二　方外名釋

釋齊己一百二十七首

卷第十六　讖龍歌謠

孫少卿頎一首　周駕部世南一首
狄主簿遵度三首　陳通判起一首
柳都官應辰二首

卷第十九

周子三十二首　周司封壽一首
周待制燾二首　何弃仲一首

卷第二十

蘇養直庠十七首　侯縣丞友彰一首
胡進士時中一首　鄧考功忠臣二首
黃太府誥二首　劉漕使次莊三首
彭提舉天益一首　朱桂陽輅二首

卷第二十七　忠義遺尺

詩藪語　廣西山房選

卷第三十二

元

歐陽文公元二十二首

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公元八十六首

卷第三十四

馮待制子振八十三首

卷第三十五

陳主簿泰三十三首

卷第三十六

卷第四十

沅湘耆舊集前編目錄終

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一

新化　鄧顯鶴　子立纂編
男琮謹輯

晉

羅君章含

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君章少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嘗晝臥夢一鳥五色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文章名世由是藻思日新弱冠辟三州不就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爲方外之好嘗稱曰羅

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尋轉州主簿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轉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牀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讌會君章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衆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君章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庭階忽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卒年七十七所著文章多佚惟

湘中記猶時見古籍稱引今拾記中語畧著於篇亦風騷之遺迹厯遡之餘音爲數典者不能忘也

湘中記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青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　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　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

陳

陰子堅鏗　三十二首

鏗字子堅南平人仕梁爲湘東王法曹行參軍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卒子堅之先爲武威姑臧人自其高

祖襲晉義熙末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子堅祖知伯與武帝有舊父子春皆仕至梁秦二州刺史卒於江陵陰氏家南平葢已五世矣梁陳二書及南史各傳皆無異詞陳振孫書錄解題直書曰南平陰鏗不復言祖貫矣考宋書州郡志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領江陵華容諸縣於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爲南平郡治作唐卽今之安鄉隸澧州子堅之爲澧州人無可疑者方志陋習每喜引外來名人以爲重此獨見遺自來談楚故者亦不之及湖南通志竟不爲立傳豈文獻通考亦未見耶子堅五言詩本爲當時所重世稱陰何

今錄所見爲一卷冠前編之首亦談藝者所必先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陰鏗集一卷陳氏曰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不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楚貲文苑增輯陰鏗字子堅南平人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松石軒詩評曰陰鏗體用兼優神采融徹辭精崗徵名之兆循也少陵以太白比之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東觀餘論曰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

采菽堂古詩選陰子堅詩聲調既亮無齊梁綺靡之習而琢句抽思務極新雋尋常景物亦必搖曳出之務使窮態極妍不肯直率此種清思更能運以亮筆一洗玉臺之陋頓開沈宋之風目覺比玉臺則特妍校沈宋則尤婧六朝不淪

於晚唐者全賴有此大雅君子振起而維挽之宜
乎太白仰鑽少陵推許攀躋之闕此功不小也後
人評覽古詩不詳時代妄欲一切相繩如讀六朝
體漫曰此是五古遂欲以漢魏望之此既不合及
見其漸頹唐調又欲以初盛律擬之彼一又不倫因
妄曰六朝無詩否亦曰六朝之詩自成一體可耶
概以爲是卑靡者未足與於風雅之列不知時各
有體體各有妙況六朝介於古近體之間風格相
承神爽變換中有至理不盡於心於此則作律不由
古詩而入自多俚率凡近之於溫厚之旨故梁陳
之詩不可不讀韻梁陳之詩尤當識其正宗則子
堅集其稍首也更且無論前古後律脫換所由就
此一體亦有妙境烏容不詳今俊逸如子堅高亮
如子堅詩至是可以正矣前此則漢魏蘇李三曹
三謝後此則沈宋岑王李杜凡諸名家神調本合
各因時異易地皆然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不可指
周文而笑夏質秋夏質以陵周文也又云子堅詩
如春風拔屑明花弄色好鳥關聲娟秀鮮柔一景
百媚無非和氣之所布娛目接
耳使人神情洋洋不覺自樂

渡青草湖

洞庭春淼淼平湖銜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

芳山近江邅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邈遠

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

獲裹靜野日燒中皆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廣陵岸送北使

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卽是觀濤處仍爲郊贈衢汀洲

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轉相風烏海上春雲

雜天際曉帆孤離舟對零雨别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

但一楊朱原詩亭嘶二句生動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隣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原評中六句語語有致是惆悵不及意

和傅郎歲暮還湘州

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迴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開善寺

鷲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宿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

臥松樹幾本　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行經古墓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隴日沈懸劍今何在風楊總自吟原評表柱二句何其古雅受字亦佳

和登百花亭懷荊楚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極荷生不避橋陽台可憶處惟有暮將朝原評落花二句詩情亦復游颺

新成安樂宮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連翩賀雀來重檐

寒露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粱花盡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原評胡元瑞詩藪曰此詩氣象莊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

班婕妤怨

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書巧翻為歌舞輕花月分窗進苔草共階生接淚衫前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原評花月分窗進句新妍

蜀道難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奉送始興王

良守別承明枉道暫逢迎去帆收錦絆歸騎指蘭城紛亂遶山晴潺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惘望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

渡岸橋

詎橋長且曲傍險復憑流寫虹晴尚飲圖星晝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欄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橫南渡方復似牽牛 原評寫虹二句作致

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清谿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斂欲與槿花疏徒教斧柯爛會自不茨虛 原評詔必作致猶是魚鶴加被控經乘字自有致結亦警

閒居對雨

蘋藻降靈祇聰明諒在斯觸石朝雲起從星夜月離八川奔巨壑萬頃溢澄陂綠野含膏潤青山帶濯枝嘉禾方合穎秀麥已分岐寄語紛綸學持竿詎必知（原評觸石二句雅對句押離字尤雋典雅語更以新雋為佳）

和樊晉陵傷妾

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返魂時（原評荒涼悲切）

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

時閒喚渡但見松九十九灣半歸途詎有蹤

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嵁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原評凡寫景寫色能合極鮮濃乃佳五六得此妙祕

遊巴陵空寺

日宮朝絶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猶蘉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侯司空宅詠妓

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弦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粧鮮原評五六盛唐佳句

流麗自然

經豐城劍池

淸池自湛澹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澄深淥含風結細漪唯有蓮花萼還想匣中雌

西遊咸陽中

上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象跨河鬖裂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觀釣

澄江息晚浪釣侶棹輕舟絲垂遙濺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櫓影乍橫浮寄言濯纓者滄浪終滯游屏評三四楷侵橫影橫浮晝不能盡橫字佳

詠石

天設支機擬仙槎博來餘零陵舊是燕昆池本學魚雲移遊勢出背駁錯敘疏還當穀城下別自解兵書原評通首是李嶠董思恭詠物但對仗精工彼已不及若五六好句則二家百篇中無此一語

侍宴賦得夾池竹

夾池一叢竹垂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成龍色當來兔苑看

雪裏梅花

春盡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昨向晚判勝朝原評從風二句兼寫兩物令極縹渺筆挾仙姿結亦儁

閒居對雨 琮案已下四首均見淵鑑類函

四溟飛且雨三徑絕來遊震位雷聲發離宮電影浮山雲遙似帶林葉近成舟茅檐下亂滴石竇歌環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麥不收

南征閨怨

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宵不自禁逢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是妾心

秋閨怨

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恆煖腳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俱淺啼將粉共流誰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詠得神仙

貂浮銀杯般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恆香聊持

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五洲夜發已下二首見古詩紀

夜江霧裏闊新月迥中明澑船惟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

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詠雀

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

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一終

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

新化　鄧顯鶴　子立甫編

男琮謹輯

唐

歐陽率更詢　二首

詢字信本潭之臨湘人今長沙縣祖頠陳山陽郡公謚穆子父紇襲封山陽公廣州刺史以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信本貌寢悅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

類聚一百卷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率更好書初倣右軍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又常讀書長沙之臨湘鄉有山名書堂山山頂有洗筆池池水常黑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所卧通覺卽徹去累遷殿中監封

渤海子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率更父子皆工

書而無詩今僅得率更二首大唐新語長孫無忌嘗戲嘲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云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汝不畏皇后耶無忌后之弟也案此同嘲宋國詩均見全唐詩話

隨失

已懸孔貴嬪又被辭人倚花牋一何榮七字誰曾許不下

結綺閣空迷江令語珊戈動地來誤殺陳後主唐音統籤云此首見敦鴻堂帖

嘲宋國公蕭瑀宋公蕭瑀不解射九日太宗賜射瑀畏射不中詢作詩嘲之後帝見此詩謂瑀曰此日十字章疏也瑀由是與詢有隙

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

俱著地兩手並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

史監門青一首

青零陵人聰敏強記開元初上書自薦能詩且云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夕上元竹火龍等詩應口而出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今存詩一首

應詔賦得除夜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光人不覺已著一作入後園梅

劉水部復十六首

復大歷閒登進士第官水部員外郎全唐詩不詳

其里貫存詩十六首楚風補錄其送王倫詩玩詩詞意固湘人也今仍楚風補錄入案全唐詩中多有不著籍貫而其詩往往類瀟湘人者如裴說詩一卷多湘中作全唐詩說亦無里貫蜀人李調元全五代詩以為桂州人是已此外如李咸用譚用之輩均不言何地人咸用詩至多其湘瀟有懷起句云鴻雁哀哀動朔方餘霞影盡瀟湘落句云假家本是持竿者為愛明時入帝鄉和人湘中作起云湘川湘岸兩荒涼孤雁號空動旅腸結云不及東流趨廣瀆臣心日夜與天長又旅館秋夕云牢落生涯狂水鄉只思歸去泛滄浪非湘人而何至

秋日送嚴侍御歸京云蟾影珪圓湖始波楚人相別恨偏多則明刱自署楚人矣譚用之有憶南中詩云碧江頭與白雲門別後秋霜點鬢根長記學禪青石寺最思其醉落花村林間竹有湘妃淚窗外禽多杜宇魂未棹扁舟重回首采薇收橘不堪論又江邊秋夕云曲岸橘香江客笛半中嵐氣獄僧書送僧中孚南歸云一錫冷涵蘭徑路片帆香挂橘洲煙其秋循湘江迴雨一詩則村塾選本皆有人人能道者尋其語意欲不謂之湘人不得也緣諸人工詩不第不見重於鄉里久之遂無有知爲湘人者今不敢遽定而發其端於此以待後人

之考證云

遊仙

睨鷟倚扶桑逍遙望九洲二老佐軒轅移戈戮蚩尤功成棄之去乘龍上天遊天上見玉皇壽與天地休俯視崑崙宮五城十二樓王母何窈眇玉質清且柔揚袂折瓊枝寄我天東頭相思千萬歲人運浩悠悠安用知吾道日月不能周脊育青鳥翼謝爾碧海流

寺居清晨

高枕對曉月衣巾清且涼露華軔未晞滴瀝含虛光隔竹聞汲井開扉見焚香幽心感衰病結念依法王青冥早雲飛香靄空鳥溯此情皆有釋悠然知所忘

出東城

步出東城門獨行已徬徨伊洛泛清流密林含朝陽芳景雖可矚憂懷在中腸人生幾何時苒苒隨流光願得心所親尊酒坐高堂一爲浮沈隔會合殊未央雙戲水中鳧和鳴自翱翔我無此羽翼安可以比方

經禁城

日沒路且長遊子欲躑躅荒城無人路秋草飛與螢東南古丘墟莽蒼馳郊坰黃雲晦斷岸枯井臨崩亭昔人竟何之窮泉獨冥冥蒼苔沒碑版朽骨無精靈俛仰寄世間忽如流波萍金石非汝壽浮生等朦朧不如學神仙服食求丹經

出三城留別幕中三判官

羽翮託高柯倦客念主人恩義有所知四海同一身况皆驥大姿諭音見良辰陳規佐武略高視據要津常願投素誠今果得所申金罍列四座廣廈無氛塵明蓮徂暑中觀望歷數旬河山險以固士卒勇且仁飭裝去未歸相追越城闉愧無青玉案緘佩永不泯

送劉秀才南歸

烏嘅楊柳垂此別千萬里古路入商山春風生灞水停車落日在罷酒離人起遊尸寄龍沙送歸情詎已

送王倫

春江日未曛楚客酣送君翩翩孤黄鶴萬里滄洲雲四方

各有志豈得常顧羣山連巴湘遠水與荆吳分清光日修阻尺素安可論相思寄夢寐瑤草空氛氳

長相思

長相思狂桂林蒼梧山遠瀟湘深秋堂零淚倚金瑟朱顏搖落隨光陰長得啼哭鴻命侶河漢蒼蒼隔牛女常知一水不可渡況復萬山修且阻綵絲織綺文雙鴛昔時贈君君可憐何言一去瓶[illegible]井流塵欲滅金爐前

長歌行

淮南木落秋雲飛楚宮商歌今正悲青春白日不與我當壚舉酒勸君持出門驅馳四方事徒用辛勤不得意三山海底無見期百齡世間莫虛棄君不見金城帝業漢家有

東餘諸侯欲長久致雄霸命風塵昏函谷重關不能守誰
蛇出沒經兩朝胡虜憑陵大道銷河水東流宮闕蕪五陵
松柏自蕭蕭

春遊曲

春風戲狹斜相見莫愁家細酌蒲桃酒嬌歌玉樹花裁衫
催白紵迎客走來車不覺重城暮爭棲柳上鴉

雜曲

寶劍飾文犀當風似切泥逢君感意氣貰酒杜陵西趙女
顏鄰少宛駒齒正齊嬌多不肯別更待夜烏啼

春雨

細雨度深閨鶯愁欲懶啼如煙飛漠漠似露溼淒淒草色

行看臙花枝暮欲低曉聽鐘鼓動早送錦障泥

夕次褒邑

何處成吾道經年遠路中客心猶向北河水自歸東古戍飄殘角疏林振夕風輕舟雖載月那與故人同

夏日

映日紗窗深且閑含桃紅日石榴殷銀瓶綆轉桐花井沈水煙銷金博山文簟象牀嬌倚瑟綵奩銅鏡懶拈環明朝戲去誰相伴年少相逢狹路間

送黃曄明府岳州湘陰赴任

擬占名場第一科龍門十上困風波三年護塞從戎遠萬里投荒失意多花縣到時銅墨貴葉舟行處水雲和遙知

布燕孫氏後應向祠堂弔汨羅

禪門寺暮鐘

鎮旗高懸于易鐘黃昏發地殷龍宮遊人憶到嵩山夜疊閣連樓滿太空

段處士宏古 三首

宏古安鄉人剛峭寡合不事產業不交非義年五十不能祿呂温守道州嘗客焉後謁賓客州歿旅舍柳宗元爲誌其墓并祭以文有詩三首 子厚撰宏古燕赤銘段處士宏古讀縱横書剛峭少合尤掇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閒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書一見奇甚居月餘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高氣節尚道義聞

其名求見大權閣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
日出溫卒景儉趨前拾遺張備與然諸南見中山
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
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微其去又南抵好義容州
扶風贊羣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
發病不肯治日平生見大人末嘗相下今窮於此
年加老接跡無所容益困於裕笑吾安用生爲埋
道遽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溯命特贈時
致其喪來承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葬澧州
安鄉縣貴山南麓上子知微知章皆末冠銘曰廉
不食直不倚困者君之遍者不以不懲其既卒以
亢死觀遊非頻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阯
全居詩話毀宏古一作洪古安卿秀才　羅淑段
洪古傳洪古安鄉黃山人柳于厚志其墓又祭以
交客云經經以終堅不可磨游得其仁友擇其盈
始如可進終食於厄又曰君悄來辱備閨嘉言宵
會北棠書製南朽去過於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
望西北赫今將之來丹旅有翩闕茲其志限此中
乎居質斯貴有子而幼執云屨信惟天所陌觀子
胥之於訥古可謂術友誌中不有及荷文或不愛
於風雅邢然而剛毅之性不貧不倚亦足以思其
人之生平矣今其墓不可考然而洪古之名則與

黄山句不朽矣嗟乎元和至今將千有餘歲色介獨傳一洪古則知爲士者非行誼文章必不足以壽其姓字若夫建功業以垂聲後世則遇合存乎人不可必也人亦爲其可必者而已

秋懷

野濶平收潦水香園林恰似鄭公鄉嬾雲未許寒風捲落葉從他冷露傷夜靜猿聲添客淚朝開雁字引詩狂生涯不其秋光老濁酒丹經一釣航

孤竹

亭亭骨屹短牆顛搖曳空明漾素妍帶雨微添寒鶴淚凌霜不受野雲憐老松立地同高節芳草何心用謫仙抱此孤根滋九畹青山一道送流泉

奉陪呂使君（一作郎中）樓上夜（一本下有把火二字）看花

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看時爲報林中高舉燭感人情思欲題詩

附呂衡州夜後把火看花留客詩云紅芳暗落碧池頭把火遙看且少留半夜忽然風更起明朝不復上南枝

張隱君復一首

復澧州人性癖書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兼得鬼神趣隱居不仕見龍城錄元和中人

山出雲 元和元年試題

山靜雲初吐霏微觸石新無心離碧岫有意占青春散漫如虹氣輕同不讓塵淩空還似翼映潤欲成鱗異起臨汾鼎凝隨出峽神爲霖終濟旱非獨降賢人

劉拾遺蛻 四首

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四年進士及第咸通中官左拾遺以論令狐楚子綯恃權納貨貶華陰一作山陽令有文泉子一卷復愚學有根柢毅然以復古自任爲文原本揚雄多奇奥與元結樊宗師伯仲其論令狐綯一疏風骨稜稜宜其文之拔俗千尋也復愚矜於爲文而詩不見爲登其文家銘以見一斑又全唐文有弔屈原辭亦見古文苑幷錄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泉子集一卷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後辛卯以來辛丑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內外篇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豈谷結珠璣昧則將

救之雨雷亢衆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觀
其命名之義自負者頗厚其文冢銘最爲世所傳
他文皆原本揚雄亦多商奧險於孫樵而易於樊
宗師大旨與元結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
謂古者乃多歸宗於老氏不盡協聖賢之執又詞
多恚債亦非仁義議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爲
纂組排儷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禮
特立者矣高彥休唐闕史載蛻能辨齊桓公盛之
爲其學書有根柢舊唐書令狐楚傳載咸通二年
左拾遺劉蛻極論令狐綯子滈恃權納貨之罪坐
貶華陰令則蛻在當時本風裁矯矯宜其文之拔
俗也集十卷今已不傳此本爲崇禎庚辰閩人韓
錫所編僅得一卷蓋從文苑英華諸書採出非其
舊帙存備唐文之一家姑見崑署云　王定保唐
摭言曰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
荒時從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
書署曰三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陳振孫書錄解題文泉子唐中書舍人長沙劉
蛻復思撰自爲序云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
娟之義曰泉有文冢銘甚奇大中四年進士其爲
西掖柱咸通時孫衆摭言載劉纂者禰州劉蛻之

于文孫光遷北夢瑣言載劉蛻桐廬人官至中書舍人術從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四庫總目或疑爲別一劉蛻是也考文冢在梓州即今潼川出復懸貶山陽令時寓居潼川垂老遂友潼之泡卒寺射洪屬潼川故又以爲射洪人蛻以荊解及第文冢自稱長沙其爲長沙人萬無可疑者楚寶以爲蛻舉進士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上取窮之與達不墜於汝吾歿後愼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臨終亦戒其子纍如先考之命由是觀之蛻父子泛宅浮家墮地皆可繫稽其素願然也斯吾得之矣

文冢銘 幷序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

文爲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礱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蜺也生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嘗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蹂競忘之於心其祇祇偍偍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顆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遊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莊

皆以為道瀆之浸潤以及物然後農文之使風而以時兵文之使戎寇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於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乎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盜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命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闕闕土叶吉累累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

結爲邱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粢醴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芻稾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爲染爲土鼓爲古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滭生植乎祀爲壇壝乎窾爲井甃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常既不得爲吾用惟瘞化爲百工之用愼毋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愼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愼毋濁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愼毋搆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愼毋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愼毋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暱乎介而爲石使之服言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

三招之號曰抂凢閣而來歸兮覘不汝醜抂口吻而來歸兮嚳不汝久噫筆絶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家也拄莽蒼之野大塊之邱時大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

支乎支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弔屈原辭三章 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蜕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蜕得之涕泗下衣濡豪灑辭噫大夫之爲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蜕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哲人之

佞若弔屈原辭三章弔　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

既而恐伸紙潑辭祈公　兮來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湮沚竦枝與修幹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鉛俗兮垂高蔭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掇里繁柯垂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住一作兮匪庭條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兮恥凡羽之棲止入清溪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巢翮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霧兮濯纓之子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貞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淸江之上兮心夷猶淸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波商雲啓竹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支苑作鳥)帆隨碧江平兮歸檝移楫隱虹兮衣凝雲披(一作破)薜荔兮扈江蘺歲華商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瓴甋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及曰心旣潔兮道雲端水之派兮人之(無之字)波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溯兮孰測其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藏煙沈兮明月之湘唱肖歌兮撫雲瑶擊鳴根兮鳶清踏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横湘雨颭輕颸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羽袖蓋兮集

雲壇深桂席兮紉芳（一作奠椒）蘭霞爲裳兮瓊爲珮舉雲旗兮持風靡若有來兮戀翠敲懸珂兮珊珊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振（一作恨）無言兮蒼梧濱戢蕙帶兮握芳蓀撫（一作拂）瑤琴（一作瑟）兮淚斑筠乘桂華兮下瀟湘拖無（一作金）波兮涉滄浪（一作茫）九嶷之翠兮不可尋悵沙之水兮恨之深

附錄復愚爲拾遺時論令狐滈納李琢賄疏臣伏見新除左拾遺令狐滈大中之時其父執政傳家之子弟之法布衣干宰相之權瘡痏者莫匪浮省進拔者悉皆有謂凡四方節鎮貢刷攻闕三署官司猜尋與奪偕行遊宴頗類倡優鼓扇騁浮以爲朋讒籌諜日夜聚蠡如霸變化施張赤地成浮天下則足有識寒心竊以官列諫垣號爲供奉發還人同列鶴然則職貫存羊夫陷交之義居家不爲孝子事君之後見利豈爲忠臣伏惟陛下敎崇致化愆艾潢衕片曰名器不當畏避事之可當臣雖

蠹害臣於流家本無嫌釁於陛下則是職司謀其身則身輕舉其職則職重不然臣何故結冤權豪之族輕爆危亡之機白日所臨赤誠可見況物如脂賦近則污人官若甍藉固難同器譽以愚梟義不比肩干言聖聰乞迴成命疏上當時謂之白衣罕相時禍力守淮南上奏自治上乃貶蛻爲山陽縣令

潘進上緯二首

緯湘南人登咸通進士第詩二首見全唐詩綜案湘南本漢縣今衡山衡陽郴鄉湘潭皆東漢後析置皆得稱湘南也緯以古鏡詩著名見吟窗雜錄又摭言何消湘南人業文詞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有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夜賦瀟湘今編詩猶存二首消詩僅見全唐詩句

中秋月

古今逢此夕共鑿洪濛明豈是月華別秖應秋氣消影當

中上正輪對八荒平尋客從南望璿璣自有程

琴

客來鳴素琴悵悵對遺音一曲起於古幾人聽到今盡含風霜遠自泛月煙深夙續水仙操坐生方外心

句

篆經千古澀影瀉一堂寒古鏡 見吟窗雜錄

李濤

濤長沙人湖南通志稱其篇詠甚著膾炙人口温庭筠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語出摭言全唐詩亦引之但於絕事中采其水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等句而已無全

詩也全唐詩又一李濤字信臣避地湖南事馬殷
後唐天成中舉進士歷事晉漢至宰輔入周封莒
國公後歸宋有春社從李昉乞酒詩一首又諧謔
詩一首當別是一人又唐舊臣亦有李濤朱温篡
唐同朱葆光顏蕘數輩挈家寓潭州每正旦長至
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痛後葆光家衡州濤北
歸此又是一人蓋一時有三李濤全五代詩合而
爲一又以作蒙求之李瀚爲李澣稱爲濤弟而以
濤性滑稽徵引濤答弟婦歎後語實之不足辨也
全唐詩知是兩人矣而於避地之李濤春社乞詩
後又引水聲長在耳句則仍爲一人亦未分別也

句

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　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

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並見紀事

王璘

璘長沙人詞學富贍嘗應日試萬言科爲路巖所抑杖策東歸放蕩湖湘閒以卒詩不見僅傳二語

唐摭言王璘長沙人詞學富贍居事崔鉉廉問湖南表薦於朝試於使院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珍稀把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黄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有鳥散條花落荷二十首時未亭午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璘復另搆十餘篇約已七千餘言鉉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黄河賦復有僻字首餘請璘對衆朋宣旁若無人時將巖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恣在沾激曰請侯見帘嚴大怒丞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驕杯酒悶一日與李犀玉

迎謂龍翠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觀言王璘晨玉詩之甚捷因相與聯句翠玉破題授之璘略不佇思至芍藥花開菩薩面授櫚葉散夜叉頭翠玉始屈

句

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野人頭 句踪索俱俗相傳此兩句野人作夜叉今從全唐詩作野人似稍馴雅

何涓

涓湘南人嘗作瀟湘賦爲時傳寫與潘緯同時詩不見全唐詩錄其句於十一函中

句

雁影數行秋半逢漁歌一聲夜深發 詠瀟湘水

蔣鈞

釣字不器營道人

句

因借夢書過竹寺學耕秋粟繞茅原寄豈　榔　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孜見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代為之答

詩寄

寄零陵人

句

綺羅因片葉桃李護同時詠桑琮案此二語見全唐詩所引詩註總語題為詠桑今桑仝五代詩引零陵總龜云柘樹多叢生春蠶食之其絲以冶水繰之謂之冶水絲可為琴瑟蔣絃有詩云綺羅因此木桃李護同時則非詠桑矣然此木不及片葉之工似以詠桑為是

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終